

清詩話

續
博
誌

消寒詩話

金匱秦朝鈺大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北地花事。比南方爲劣。而芍藥特妙。天下無雙。余在京時。取所作詩及同人詩。合寫之。爲芍藥吟卷。今見皋蘭芍藥詩。不勝見獵心喜。輒題數絕句。

豐臺千頃出瓊姿。玉水銀瓶好護持。曾笑吳王少風韻。炎風烈日葬西施。

緱橋初至京師。甚愛芍藥。插瓶以百計。乃盡敞軒窗。花爲風日所逼。半日盡萎。余哂其不好事。乃始垂幃下簾矣。

廣陵腰帶詫圍黃。又道看花到洛陽。爭比鳳城春似海。玉盤盂襯口脂香。

京師芍藥奇麗。香比牡丹更蘊藉。花容細膩。又復過之。白者更佳。玉瓣千層。紅絲一縷。豔絕。而北人呼曰抓破臉。余每聞輒爲絕倒。

曾涉炎荒控百蠻。春風猶見佩珊珊。翻增遷客無窮恨。卻似紅顏出漢關。

余在滇時。曾一置酒于芍藥花前。花既遠不如京洛。徒增望闕之思耳。北海樽開露未乾。鼠姑風細麥秋寒。崆峒山畔羣仙集。底事邀靈黑牡丹。

諸公在臬蘭盛賞牡丹。令人生妬。又有牛字韻詩。往復唱和。故戲及之。翡翠屏開別樣嬌。清樽佳月費春宵。似聞深院花枝罵。辜負香衾不早朝。

黔中黃平州有游觀之處。曰飛雲洞。石勢飛揚。突兀如雲然。故以名。苦爲過客塗汙殆徧。余曾有詩曰。茲山落蠻荒。靈秀天所作。涓涓清澗流。巉巖鬼工鑿。自非王孟子。摹擬安得著。乃有冠蓋徒。題詩滿雲壑。寄語後來人。善謔無爲虐。詩自存。不書于石。懼若輩反唇也。

古語云。濟南似江南。余過之。殊不見得。城外鵲華二山頗蒼翠。又有山曰匡山。卽杜工部寄李太白所云匡山讀書處是也。明湖幾浸半城中。

有亭卽李北海歷下亭。山水清佳而齊人不工于結束點綴。太覺荒荒耳。學使署倚明湖邊。流泉屈曲循除下。南北屋相過。履石橋而後通。有樓曰四照。施愚山所書。濟南有七十二泉。余所見者。眞珠趵突二泉而已。珍珠在民閒廢園中。趵突梵字宏敞。有石橋滙爲大池。泉于池中鶴躍而起。高可三尺許。蓋濟水伏流至此而現。或曰中有磯焉。激之乃奮耳。殿廊廡有趙子昂詩。臨池試茶。水甘冽無比。

京師法源寺。海棠最盛。余與絙橋退食數往。值休沐。晨餐後卽往游焉。恐主僧詫頻來。乃不見主僧。徑赴外圃坐海棠花下。曾有詩曰。歲喚狂朋三十度。春風欲放海棠顛。狂態可想也。

余一日邀絙橋看海棠。絙橋云。今日赴朱門宴集。不能去。余悵然獨坐。日卓午。湯祠郎修來過。余強同至花下。小語而別。意甚不暢。絙橋歸。余亟走筆遺以詩云。酒炙淋浪倒玉尊。何如騎馬海棠園。今朝北海空惆悵。不得中郎得虎賁。絙橋欲和詩。而賁字難押。遂已。笑曰。子以韻窘我。我必有以報君。翼日同宴某所。絙橋貽余詩。韻脚有鰕字。而槎頭鰕已

爲渠用去。亦閣筆。然余前詩實出無心也。

前明徐有貞本名瑄。正統帝爲也。先擄去。景泰帝以郕王監國。舉朝洵莫知所措。而有貞勸南遷。景泰意不決。問于少保。謙少保痛哭曰。如此大事去矣。舍宗廟社稷而去也。先以鐵騎躡我。百官衛士星散。南都可得至邪。請斬建南遷議者。而後戰守可講也。景泰亦悟。獨任少保。選將厲兵。然後國威振也。先挾空質無所冀幸。而正統以太上皇歸矣。後景泰大漸。有貞與石亨約。私入奪南宮門。迎正統復位。執少保于獄。誣以迎立襄藩。訊無左驗。正統改元天順。決少保獄。遲疑曰。于謙功實大。意欲宥之。有貞與石亨進曰。不殺謙。今日之舉爲無名。而少保陷極刑矣。小人無忌憚。以私憾害社稷臣。雖寸斬有貞。未足蔽厥罪。鄭端簡曉著皇明雜記。列有貞于名臣。何哉。

楚雄在滇南。爲迤西首郡。土厚民淳。不產珍異。惟梨絕佳。故事梨熟。郡縣輒將境內梨樹封禁。以官價取百數十萬顆。送會城饋上官。吏緣爲奸。小民失業多矣。余至郡革之。且誌以詩。使君公暇偶吟詩。不學君謨。

譜荔枝。但願吾民勤且儉。只栽桑棗莫栽梨。

陶淵明云性喜飲酒。家貧不能常得。余在家亦然。今來武昌。每夕旨酒。佳客相對。今夕偶獨飲。取案上陽明集觀之。左執卷。右把杯。酒至輒盡。其樂陶陶。不可言喻。夫陽明之言。掊擊者不遺餘力。而專奉者。又必正襟莊誦。一盞相看。會心不遠。陽明復起。豈必麾之門牆外乎。

陽明先生無所不高明。無所不真切。蓋代豪傑。然見門人留意詩文者。輒規之。猶是道學習氣。大易不云乎。修詞立其誠。周子亦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人真有志于詩文傳世。便是有志之士。須于根柢立脚矣。

孫文定相國

嘉淦

三朝骨鯁。望重當朝。而和平溫克。絕不以意氣加人。

其治事有可否。無善怒。憂國愛民。孜孜奉公。彷彿司馬文正。余在工部。曾爲屬吏。窺見一二如此。

絙橋與余同官京師。未學射也。監司西寧。遂能射。暇日招余同往射圃。發十餘矢而三中。意頗自得。余贈以詩曰。一線長江繞郭回。胭脂嶺畔射堂開。捫弓落鼬空惆悵。爭得如皋射雉來。絙橋自京師其

其字疑有誤

其殊

麗皆在蘭州。頗有遠望之意。因戲惱之。胭脂嶺。撫署後山也。

絙橋在蘭州。一日出袖川門。循龍尾山麓行數里。梨花極盛。垂楊掩映。青帘飄搖。流泉屈注。閒以古寺。頗壯麗。悠然會心。得詩六。今錄其三。一宵春雨長溪痕。龍尾山光曉尚昏。萬樹梨花五泉水。東風吹出袖川門。一略約橫溪小徑斜。孤村楊柳可藏鴉。山腰路轉紅泉隔。不見居人祇見花。二梨雲春夢遠迷茫。金碧莊嚴擁法王。山店酒旂風細細。畫樓遙在水中央。三

余壬辰春游晉。莫春自晉入都。乘馬輿行正定道中。山塢桃李盛開。夾道綠楊如畫。如此數十里不絕。得句云。輕雷小雨漲山泉。淨洗桃花徹骨妍。一枕軟輿蝴蝶夢。春魂飛繞綠楊烟。孰謂北方風景遽遜江南也。亡友楊念中侍御立方。少負才名。爲諸生。受知于趙廷尉大鯨。有國十

之目。入翰林時。年三十許。詩已成集矣。由翰林改御史。轉掌科。再主滇南鄉試。得疾歸。未久而卒。念中詩長于性情。與人交情誼篤摯。詩文不妄許可。余一日質以小詩。念中曰。子看范石湖集邪。古人各有根本。自

能成家。吾輩率意相學，益脆薄奈何。嗟乎！此意當求之古人矣。

桐城姚繼傳樞部

鼎

由翰林改部曹。詩沉鬱有體裁，才思縱橫，無不入

律。比興往復，得風人之遺。余在長安時，久慕之，未識面。壬辰以事牽牽

至滇，及秋而事白，從兄禮堂

鑠

以待闕住京師，作二首憶余。繼傳聞而

和之。時鄭前村

杼

以永順守入覲，改比部。繼傳贈以詩，有江山來助莫

年詩之句。余見之，擊節。而前村頗不喜，謂余曰：吾年未六十而謂莫年

邪？余笑曰：人生二十年爲少，中三十年爲中，後三十年爲莫，足下期頤

正未有艾，一笑而意解。乃前村不二年，歿于京師。念中前村，皆余同年

也。書此，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貴州天多陰多雨，山多嵯峨而深阻，水多湍悍，其土多沮洳。雲南天多

晴多風，山多坦易多高原，水多清冷，其土皆黃壤，自黔入滇，第一縣曰

平夷。平夷者，言山坦平而夷易也。

溫泉，余所試者三處。離京五十里曰湯山，有泉甚熱，必放水一時許而

后可浴。江南和州曰香泉，二泉皆疏璜氣。雲南安寧州有溫泉，水清而

和浴有淨垢。轉瞬卽流去。楊升菴題曰域外華清。去泉百許步。有古寺曰雲濤。頗宏敞。室宇精潔。士夫浴溫泉者宿焉。山茶二株。高二三十丈。花時紅照天半。紅梅二株。唐宋物也。大合抱。香聞十里。余曾有詩。水暖自然滋草木。山空都作好樓臺。余每至會城。輒枉道三十里一過焉。雲南府祿豐縣。于府爲極西。過縣則楚雄境矣。有阨塞曰老鴉關。兩山倚雲。中通一徑。騎不並。輿不雙。往來相遇。一人急趣巖畔貼巖立。讓來者過。然後可行。如此六七里抵關。關有居民百餘家。過關乘高而下。行隴畝中。里許復升高崖巔。鳥道縈紆。一線百折。如此十餘里曰獅子口。蓋在昔用兵所必爭之險。過此二險。地漸坦夷。山石秀麗。如小李將軍畫。水聲潺潺。石橋橫跨。曰啓明橋。橋畔多紫薇。花開粲粲如錦綺。余曾作小詞。今僅記其半。鸞鶴飄飄無處所。絳雲飛下層霄。玲瓏石畔紫薇嬌。便應攜玉笛。吹過啓明橋。萬里蠻荒。亦自有洞天福地。自黔入滇。多山少水。卽有溪渡。亦廣不容刀。求其烟水空明。渺如江湖者。了不可得。近滇會城百餘里。曰楊林。山闢地開。豁然平曠。衆山萬壑。

迢遞奔赴。滙爲湖泊數千頃。傳以平蠻。孤岫映帶。竹樹蕭森。土人呼曰楊林海。是日心目明快。賓客僮僕。皆有喜色。余坐小樓置酒。偶得一絕句。謂幕客宋君曰。今日逢勝地。不可無詩。然苦吟亦復不耐。請成詩。侑以一觴。後者沃以巨觥。宋恃其才思敏捷。曰請如約。于是筵前各具紙筆。宋君方擬議得一句。余詩已成。示之曰。君應罰否。頷之。沃以巨觥。余以蕉葉侑。宋且飲且吟。余不相促。恐亂其詩思。然其詩成。而余第二首腹稿已具。徐曰。盍更賦。宋點首。方得一句。而余詩又成。凡得五絕句。而宋君得五巨觥焉。明日宋謂余。公何得爾許敏捷。余曰。非也。昨日實已得一絕句。以狡獪誤君。君若稍從容入席。眺賞閒暇。默翫一詩。則予雖奮筆疾書。已相當矣。今君已後余。君翫一。余翫二矣。至三四五。君益遽益欲速。而愈不可速。余益暇。乃其所以先子也。宋大笑。爲絕倒。詩皆急就。無可觀。亦忘之矣。猶憶眺覽時。宋以爲似西湖。余以爲似楚南之浯溪。得一絕云。君憐千頃澄湖面。我憶雙旌使粵西。八面望衡湘水曲。停撓三日爲浯溪。余辛已使粵西過浯溪也。

浯溪在湖南祁陽縣有顏魯公所書中興頌山川清美無比

吾邑楊處士令貽工八法能詩詩在中晚唐閒姿采如玉終日無鄙言
晚苦貧且病歲甲午年六十矣好友能詩者莫肯爲壽言余怪問之皆
曰爲壽詩卽不似楊君似楊君又非壽詩矣余曰楊君名士殆未可以
世俗拘也卽以一詩贈之先生甲子初周日玉樹臨風望若仙標格總
超塵俗外襟期遙憶晉唐年長貧不礙臨池樂小病何妨坐榻穿何處
門生能好事練褰書乞簡輿邊令貽少年時酷愛古名人遺跡東坡襄
陽皆致其墨寶苟一得當典衣負債如恐不及雖以此重困相其風格
真如藐姑射仙人去世俗何止億千萬里

裘文達

曰修

高明疏朗閱史牘十行俱下而仁心爲質洞見大體爲少

司農時戶部塵案山積猾吏巧構形似拘牽文義與外吏堅相持而陰
與之市至有十餘年不結者至其人已去或死亡而核減追賠及于子
孫弊累不可勝言文達自具奏清塵案櫛垢爬癢酌定例揆情理疏決
壅滯年餘而塵案一清卽狡黠小人欲陰相難者公色和而語妙片言
冰解無不俛首順從余嘗謂公識時達變似姚崇官止司寇不及相可

惜也。

雨亭中丞爲民部郎。值隨駕南巡。余忝同署。以詩贈行。仙郎扈蹕上青

霄。親切曹司接斗杓。

時值軍機房

走馬曉封行殿敕。揚帆平壓廣陵濤。一過江

三日筍初萌。立馬溪橋雨乍晴。忽憶吾家山墅裏。梅花如雪打簾旌。二

師門十載慙無補。送子南行感慨生。曾是相公旌節地。

先師文肅公曾撫江蘇

棠陰

猶繞闔閭城。三事隔十餘年。明燈夜話。尙一一誦之。非篤于故舊。能如

此乎。

臘月八日曉起。庭除浩然。夜已得雪。因憶宋仁宗時冬月得雪。諸臣入

賀。朝退。晏元獻招集諸名士擁爐賞雪。飲酒賦詩。歐陽公在座得句云。

應念西征十萬師。鐵衣寒重骨欲折。晏公視之不喜。歐退。元獻謂人曰。

好好宴集。歐九輒喜作鬧。時正值元昊鷄張。西夏用兵也。晏公爲宰相。

當佐天子擇將帥。恤士卒。念及用兵。惻然傷心。天下有一夫不免飢寒。

引爲己罪。方得大臣體。乃已不能然。而人言之。而復惡之。斥曰作鬧。是

何心也。豈所謂清客宰相乎。嗚呼。後樂先憂。范希文真人傑矣。

錢思公留守西京。歐梅及謝希深等皆在幕下。冬日諸公游嵩高。薄暮微雪。抵龍門。遠望車馬人徒。自雪中渡伊水而來。問之曰。相公傳語且勿歸。留賞雪。酒肴伎樂旋至矣。于是諸公爲盡歡。明日而返。錢公爾許風致。固是可是人。

前明宏治成化年間。風俗敦龐。人心古處。人士從官歸者。鄉人視其宦橐爲輕重。若資裝纍纍。則羣鄙薄之。章楓山游宦歸。有數十簾。鄉人怪其改操。雖戚友無往來者。楓山一日置酒。召諸故人。或至或不至。客既登席。楓山曰。此歸薄有所攜。願與客共賞之。命負數十簾。發之皆書也。客出共相語。然後鄉人喜。無親疏遠近。咸造焉。嗚呼。風俗人心之美。至于如此。非數十年醞釀漸磨。未之能也。

前明張江陵居正。相萬曆朝。操切爲政。不能容氣節士。御史劉臺以疏糾之。至斥謫以死。吳趙艾沈鄒言其奪情。皆奪官予杖錮之。江陵歿。然後起用。此其罪也。乃其當國之日。兵強國富。吏治整肅。功亦有不可掩者。身死家籍。長子縊死。至老母流離。待之亦少恩矣。其廢宅旣爲茂草。

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有所慨也。

京師外城西偏多閒曠地。其可以供登眺者。曰陶然亭。近臨睥睨。遠望西山。左右多積水。蘆葦生焉。渺然有江湖意。亭故漢陽江工部藻所創。江君自滇南守入爲工部郎。提督鑒廠。往來于此。翫數楹以供休憩。高明疏朗。人登之。意豁然。江君有記。有長古詩。刻石陷壁。詩如初唐體。文學歐陽永叔。書法甚似吾鄉嚴宮允。繩孫。或卽嚴所書。江君仕康熙時。其時士大夫從容有餘力。風流好事如此。可羨也。

余于辛巳年使粵西。十一月自桂林起程。臘月過中州。遇薄雪。黃河有水。打凌而渡。于黃河中流。見太行出地如碧玉數寸。過河漸北。則太行漸高。後數年在京師。值大雪。作憶舊詩。內一首云。掩戶臨池十指僵。舊游如夢五年強。一鞭殘雪梁園路。右顧洪河左太行。記中州遇雪時也。居官以游宴廢事。固不可。若或因公。或按部。輕騎減從。登臨眺賞。且可以訪民情。廉疾苦。其于政事。亦非無益。若東坡日日于西湖了公事。則不可爲訓。亦其時法網寬大耳。余于西湖偶憶及之。戲爲詩曰。挾妓尋

僧自一時。沙河燈火夜何其。烏臺御史冬烘甚。不効游山効賦詩。若今杭州爲省會。爲守者奔走伺候不暇。欲如東坡。豈可得乎。

宋范石湖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謂粵西千峯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奇勝甲天下。余曾至桂林。泊船灘江。望城中諸山。如羊如鹿如獅如象如馬。環于圍牆。而參差舉頭若出牆外者然。誠奇矣。然其山皆有骨無肉。不免枯峭。余同年方七懋祿由江西縣令陟粵西司馬。余曾以詞送之。中有句云。月滿珠江風笛亮。烟銷銅柱奇峯出。看桂林游宦似驂鸞。吾能說。亦可想見大概矣。

游宦滇黔。至湖南常德府武陵。輒易小舟。舟之大者曰楸船。其小者麻陽船。以上皆灘河。外河船不可行也。由常德而辰而沅。過思州府。

屬貴州

至貴州鎮遠府登陸。其地高于武陵幾千丈矣。由鎮遠至貴陽府。其高更幾千丈。由貴陽至雲南府會城。其高更萬丈。故滇南視天若稍近。星辰皆較大。光芒煜煜逼人。更可異者。滇省一交冬至。地氣全溫。煦如春和時。梅花盡放。至正月。桃李滿山。爛如雲錦。且中原冬至日景最短。而

滇南冬至日景長與春分後彷彿此非身歷者不知語中原人或未之信也。

王丈玉裁

瑛曾

舉甲子孝廉屢赴公車不第遂援例得閩清令出都日

余與薛璞菴

田玉

王錫公

宮

送之郊既登車與錫公握手痛哭余怪之

私問璞菴曰王公何悲之甚薛曰殆以終不一第爲介介耳旋轡與璞

菴至蓮花寺謁客璞菴不識路屢問蓮花寺何在余口占答之憑君欲

問蓮花寺此寺西南第二灣行到寺門齊下馬綠陰深處鳥緜蠻一時

朋友游從之樂氣意洒然不數年璞菴從翰林出爲容城令余出守滇

中二年以憂歸錫公栖栖江上爲廣文回憶京華渺如天漢可勝慨與

昔王阮亭與汪茗文論詩注問王摩詰孟襄陽同一時何以人稱王孟

豈有低昂邪阮亭曰孟詩細味之似不免俗此論亦微矣然阮亭不喜

儲太祝何也太祝詩雄直渾古如良玉在璞光氣騰上若必待剖璞出

玉而后知則無貴卞和矣阮亭喜風調尙標格爲詩家一代宗工恐尙

有楚王識見在